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李霞 赵春梅 译



Fyodor Dostoevsky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李霞 赵春梅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霞, 赵春梅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8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92-8911-3

I. ①被… II. ①陀… ②李… ③赵…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919 号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BEIWURU YU BEISUNHAIDE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霞, 赵春梅/译 柳鸣九/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690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字数 336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911-3

定价: 50.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49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译本序：阴霾天空下的悲惨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最初在《时代》杂志连载（1861年1至7期），当时有个副标题“摘自平庸作家札记”，还有献给兄长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词。1861年在彼得堡正式出版单行本，作家在世时，曾于1865和1879年两次再版。

1857年11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外地给他哥哥米哈伊尔写信说：“我有意依据彼得堡生活写部长篇小说，类似于《穷人》，但比《穷人》更有意思。”这是最早提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书的构思。1860年1月，流放十年历经苦难的作家回到了彼得堡，很快便投入创作。同年5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回到了这里，处于狂热亢奋状态，起因都是我的长篇小说。我想写得出色，感觉其中蕴含着诗意，也知道这本书关乎我在文坛的成败。一连三个月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写啊写。写完的时候会有巨大的奖赏！我心态平静，以明快的目光环视四周，意识到自己做了想做的事，坚持了原有的见解。”

实际上小说的写作比预想的要艰难、缓慢。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9月10日在给米留科夫的信中抱怨说：“不知后果如何，就匆匆忙忙写作，说不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部长篇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861年7月9日才告结束。他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年7月16日给诗人波隆斯基写信时提到，他弟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刚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重返文坛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思想观念的变化。他认为所谓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脱离了社会“根基”，不再相信

他们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改变俄国现实的主张和做法。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平民知识分子伊万·彼得罗维奇是彼得堡刚刚起步的年轻作家。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这个形象某种程度上带有自传因素。伊万的处女作得到评论家 B 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指的是别林斯基对《穷人》的赞赏和器重。伊万·彼得罗维奇被塑造成深受别林斯基影响的作家，是这位批评家思想的追随者。然而这个人物所追求的人道主义，即平等、善良、公正，却跟别林斯基的主张有所区别，缺乏积极行动的内涵。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对待这位作家处女作的态度，似乎成了衡量他们道德水准的标尺。伊赫缅涅夫夫妇的人道主义情怀十分接近《穷人》中的主要角色。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则恰恰相反，他居高临下蔑视那些无家可归的“小人物”，态度既冷酷又傲慢。

小说当中几次提到别林斯基 1840 年代对《穷人》的评价，这并非偶然。原因在于 1840 年代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倾向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最卑微、最困苦的人也是人，应该被称呼为我的兄弟”。这一信念依然是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审美基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与《穷人》两部小说的标题也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呼应。“穷人”不仅意味着贫困潦倒，缺吃少穿，难以生存，还说明他们命运不幸，值得同情。从这一角度思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和“穷人”属于同义词。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彼得堡，写的是阴霾天空下的悲惨故事。作家力求准确地描写北方首都的街道、运河、桥梁、商店、豪华住宅与穷街陋巷的贫民窟，借助环境的真实性，增加故事言说的可信性。小涅莉和她身患重病的母亲，就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贫民区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透过这母女俩的悲惨遭遇，反映都市底层“小人物”的凄惨处境，贫困、艰难、屈辱，导致了她们肉体与精神的毁灭：

“……一个失去了自己幸福的被遗弃的女人：她生着重病，受尽折磨，被所有的人抛弃；她可指望的最后一个人——她的父亲，也把她拒之门外。她曾经使她父亲蒙受屈辱，使他由于难以忍受的屈

辱而失去了理智。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带着在她心目中还是个小孩儿的女儿，在彼得堡寒冷又肮脏的街道上乞讨；她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待了好几个月，奄奄一息，她的父亲在她最后弥留之际仍然不肯饶恕她，直到她咽气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他急忙赶去宽恕她时，见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不是他在世上最疼爱的女儿。这个离奇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疯老人和他年幼的外孙女之间神秘莫测、令人难以理解的关系，她虽然年幼，但已经了解了他，已经了解了其他人在长年累月衣食无忧的平静生活中所难以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是一个阴郁、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黑暗隐蔽的角落里，在那令人眼花缭乱、沸沸扬扬的生活中，在司空见惯的利己主义和种种利害冲突中，在可怕的淫乱、无耻和不可告人的罪行中，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所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中，像这样阴森可怖、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惨故事，是很常见的，它们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几乎是神秘地在进行着……”

而伊赫缅涅夫夫妇的独生女娜塔莎几乎是重蹈覆辙，再次上演了背弃父母跟随情人私奔的悲剧。因爱情而疯狂的娜塔莎，让她的父母，让她的初恋情人伊万·彼得罗维奇都陷入了被欺凌、被侮辱的境地。

坑害这两个家庭的罪魁祸首是道貌岸然、心狠手辣的公爵瓦尔科夫斯基。这是个极端自私自利、披着人皮的魔鬼。他在跟伊万·彼得罗维奇谈话时公开承认：“一切都是为了我，整个世界是为我而创造的。……爱自己，是我唯一认可的准则。人生是一场商品交易。……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爱声名、官位和高楼，喜欢豪赌（我非常喜欢赌牌），但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女人……各种品味的女人。而且我喜欢偷情，越稀奇古怪、越花样翻新越美妙，甚至由于滥交而沾上点脏病……哈哈！”

这个阴险可怕的人物诡计多端，有身份地位，又有大把的金钱，所以能打赢官司，还能花两千卢布雇用私人侦探为自己效力。他假

装仁慈，用打官司赢得的一万卢布，反过头来羞辱伊万·彼得罗维奇，羞辱娜塔莎。在他儿子阿辽沙抛弃了娜塔莎以后，居然阴险地想把娜塔莎介绍给另一个好色的伯爵做情妇。当遭到严词拒绝时，他公然威胁说，要把娜塔莎“送进妓女收容所”。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新的典型，强悍残忍，具有掠夺者的个性。他的儿子阿辽沙跟他不同，性格相对温和、善良、柔弱，有其真诚的一面。他并不“凶恶”，但是他的轻浮，他的喜新厌旧，在客观上成了“恶”的帮凶，直接导致了娜塔莎的悲剧，使伊赫缅涅夫一家陷入绝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满怀同情，写他们内心正直、高尚、善良，写他们的痛苦、不幸，写他们值得爱与尊重，同时也刻画了他们的偏执、虚荣、盲目与病态。斯密特的女儿和娜塔莎都是为爱情痴迷、癫狂；在性爱与亲情的矛盾冲突中，她们选择性爱，抛弃父母，跟随情人私奔，最终受到了惩罚。前者导致了父亲的破产与死亡，后者在绝境中醒悟，返回到父母身边，距离毁灭仅有一步之遥。一个人持续受到凌辱伤害，心会变得冷酷、充满仇恨，渴望报复，小涅莉至死不肯宽恕她生身的父亲，让人怜悯，也引人深思。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于利己主义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剖析与思考，既有心理学的依据，哲理分析的深度，也有社会伦理学角度的批判。利己主义表现不同，但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汇集成恶，使社会与人际关系恶化，即便是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也会受到侵害，引起他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反目成仇。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一位凶悍无耻、狼一样贪婪的利己主义者。阿辽沙和卡佳的利己主义虽然显得天真、温和，同样给别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娜塔莎的利己主义则带有病态的特征，她盲目而轻率，背弃了对她一片真诚的伊万·彼得罗维奇，选择了轻浮的公子哥儿，梦想成为“公爵夫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涅莉的自我封闭，流露出来的是极端痛苦的利己主义心理。

小说中唯一超越了利己主义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者伊万·彼得罗维奇。他目睹了许多人的不幸、纷争、冲突、背离、痛苦、死亡和种种苦难，同时看到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心底所拥有的爱、宽恕、坚韧以及善良的本性。小说结尾伊赫缅涅夫所说的一段话表达的正是这种既悲哀又天真的思想：“啊！即便我们被欺凌，即便我们受侮辱，可我们重新又团聚了，现在就让那些傲慢的、目空一切的家伙，让欺凌和侮辱我们的人得意去吧！让他们往我们身上扔石头吧！……我们要手挽手朝前走……”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当然明白，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宽慰无助于消除社会罪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由始至终是个扬扬得意的胜利者。小说的尾声气氛悲凉，可怜的小涅莉死了；伊赫缅涅夫老两口和娜塔莎即将离开彼得堡，奔赴遥远的西伯利亚；只有伊万·彼得罗维奇留在这个阴暗、潮湿、冷酷的大都市，继续从事他的写作。怀有人道主义情感的作家真实地向世人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中，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具有过渡的性质，它是此后一系列标举思想性的长篇小说的开端，其中包含着很多艺术见解、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的萌芽。

善于设置悬念、巧妙布局，故事情节紧凑、焦点集中，透过生活细节塑造人物，长于展示心理活动，这些艺术手法在小说中都得到了艺术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争论与重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尽在情理之中。现在，请你关注米勒糖果店里那个衰迈的老人和跟随他的那条瘦弱老狗，他们已经蹒跚登场……

谷羽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

目 录

译本序 阴霾天空下的悲惨故事.....	谷羽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99
第三部.....	193
第四部.....	291
尾声 最后的回忆.....	363
译后记.....	谷羽 389
再版译后记.....	谷羽 391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3月22日傍晚，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一整天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处住所。旧居实在太潮湿，而我当时又咳嗽得非常厉害。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春天。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第一，我想找一所单独住宅，而不是同别人合住；第二，即使只有一个房间，但一定要宽敞，当然房租也要尽量便宜些。我觉得，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想也会变得狭隘起来。我在构思新作品的时候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顺便说一句，我总觉得构思作品、想象着作品写成后将是什么样子，要比真正动笔去写更令人愉快。这的确并非由于懒惰，那又是为什么呢？

早晨我就觉得不舒服，日落时分情况更糟了：我开始时热时冷，好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再说我跑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了。傍晚，当薄暮笼罩大地的时候，我沿沃兹涅赛斯基大街走着。我喜欢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晚霞，当然是那种晴朗的、寒冷黄昏时分的晚霞。整条街道会骤然明朗起来，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之中。所有的房子似乎一瞬间都变亮了，甚至连房子本来的灰色、黄色、灰绿色也都顿失其原有的阴郁色彩，人的心胸仿佛也豁然开朗，心灵似乎受到了震撼，或者就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你一下，使你产生新的观点和许多新想法……一道阳光竟然能对人的心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开始不时地擤、擦鼻子，暮色更浓重了，店铺里的煤气灯也点亮了。走到米勒糖果店时，我突然一下子僵住了，停在那儿看着街对面，好像预感到了立刻就会遇见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街对面的那个

老人和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就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都抽紧了，可我自己也说不清那究竟是种什么感觉。

我并不是神秘主义者，几乎从不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可能和大家一样，我在一生中也遇到过几件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就说眼前这个老人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马上就预感到那天晚上我会遇到一桩不同寻常的事呢？不过，我那天正在生病，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佝偻着身子，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的石板，像棍子一样僵直似乎不会弯曲的双腿，缓慢、吃力地挪动着往糖果店走去。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奇怪、丑陋的人。在此次相逢之前，每次在米勒糖果店附近碰见他，我都感到十分惊奇。他身材高大，脊背弯曲，长着一张八十岁老人似的死气沉沉的面孔，穿着一件衣缝已经开绽的大衣，头上是一顶戴了有二十年的破旧圆帽，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剩下一小撮已不再是灰白而是黄白色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是毫无意义的，仿佛身上有根发条在驱动他似的——这一切使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不免会惊奇不已。看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孤单单，无人照顾，确实有点奇怪，况且他又很像是从看护人那里偷逃出来的疯子。令我感到惊奇的还有，他实在太瘦了：他身上几乎没有肉，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发黑的眼眶里两只大大的、浑浊无神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从不旁顾，而且我相信，他总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眼睛看着您，仍然会直直地朝您走去，仿佛他眼前是一片空地。这种情形我看见过好几次了。他是不久前才到米勒糖果店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而且他身边总带着一条狗。糖果店里的顾客们从来没有人想要和他攀谈几句，他自己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糖果店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我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望着他，暗自思忖。一种难言的惆怅涌上我心头——这是疾病和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我继续暗暗寻思，“他脑袋里在琢磨什么？现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什么吗？他的面部肌肉僵

死，毫无表情可言，还有这条讨厌的老狗，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与他形影不离，仿佛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它和他又是那么相像。”

这条倒霉的老狗似乎也有八十多岁了，是的，肯定是。首先，它的外表看上去要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苍老；其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与其他的狗是一样的，它与众不同，非比寻常——它身上一定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它也许是化为狗形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它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你只要看它一眼马上就会同意我这种看法。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说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它身上的毛几乎全掉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而且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忧郁地低垂着。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这么讨厌的狗。当他们在街上行走时，总是主人在前，老狗紧随其后，狗鼻子贴着主人衣服的下摆，仿佛粘在上面了一样。二者的步态和他们的模样几乎是每一步都在宣告：

“我们老了，真老了，天啊，我们是多么苍老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想到，这个老人和这条老狗或许是从加瓦尼^①画插图的霍夫曼^②作品的书页中爬出来的，此刻正在为它的出版大作活动广告。我穿过马路跟着老人走进了米勒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举止非常古怪，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近来已经开始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表现出了一脸的不满。首先，因为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什么吃喝，每次他都是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过去，找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炉边的位置被别人占了，那么，他就莫名其妙地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好像大惑不解似的离开

① 加瓦尼（1804—1866），法国讽刺画家。

② 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和作曲家。

那儿，向靠窗户的一个角落走去，在那里找一把椅子，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地连续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不拿一张报纸，也不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也不发；他只是坐着，睁大眼睛，凝视前方，可他的目光呆滞又毫无生气，你甚至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视而不见的。那条狗在他脚下原地转了两三圈后，闷闷地趴下了，它把鼻子伸到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同样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一个晚上，仿佛在这段时间里死过去了一样。这两个生物似乎整天都如死人一般躺在某个地方，太阳落山时，他们才突然复活，这只是为了走进米勒糖果店去履行某种神秘莫测、无人知晓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以后，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动身往不知是在何处的家走去。那条狗也爬了起来，仍然耷拉着尾巴，低着头，迈着和平常一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主人身后。后来，糖果店的顾客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坐在他附近，似乎他很讨人厌。对此老人却毫无觉察。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德国人。他们从沃兹涅赛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他们大都是些各种各样店铺的老板：五金店老板、面包店掌柜的、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全是些古板守旧（就这个词的德文意义而论）的人物。米勒店里的一切都有一种古板守旧的味道。店主经常走到熟客身边，坐在他们的桌旁，和他们一起喝光几杯甜酒。店主家的那些狗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子女，有时也跑到顾客身边去，顾客往往会抚摸抚摸狗或逗逗孩子们。大家彼此很熟，相互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店主的房门里传来了破钢琴弹奏的《我亲爱的奥古斯汀》^①的乐曲声，这是店主的大女儿在弹琴，她是个长着满头浅色鬈发的德国女孩，很像一只白老鼠。她演奏的这支华尔兹舞曲大家都很喜欢听。

① 当时在德国小市民中流行的一首小调。

每月月初，我都要到米勒店去阅读他订的俄文杂志。

我走进糖果店，看见那老人已经坐在了窗前，那条狗像往常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他脚边。我悄悄地在角落里坐下，暗暗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进来？此时此刻我来这里根本无事可做，况且我又在生病，本该尽快赶回家去，喝点热茶，上床休息。难道我到这来果真就是为了看看这个老人？”我感到十分懊丧。“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了刚才在街上见到他时的那种奇怪、痛苦的感觉。“我同这些枯燥乏味的德国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古怪近乎玄妙的情绪有什么用呢？近来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日常琐事廉价的忧虑有什么用？它既妨碍我生活，又使我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生。一位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在激愤地评析我最近的一部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了这一点。”我沉思着并开始懊悔，可是我的身体依然留在原地没动，同时我的病也越来越重，最后，我竟然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房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刚读了两行便开始打盹。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读着报纸，吸着香烟，只是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低声交谈一阵儿法兰克福的某桩新闻，或者聊一聊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①的妙言警句，而后，他们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专心致志地埋头读起报纸来。

我睡了约有半个小时就被一阵猛烈的寒战弄醒了。确实应该回家了。可这时店里演出的一幕哑剧再次把我拖住了。我已经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上坐定，他的目光便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视线挪向另一个物体。我也曾受到过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又一无所见的目光的盯视。那种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尽快换一个位置。而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的、圆滚滚的、衣着整洁的德国人，他竖起来的衣领浆得笔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最近从里加来的客商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米勒的好朋友，但还不

^① 沙菲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